

古代边塞诗“辽阳”意象与民族文化心理

张 硕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成都 610064)

摘 要: 中国古代边塞诗中的“辽阳”意象反映了古代诗人在民族矛盾、民族利益和国家领土等问题上的意识与感受。其具体寓意呈现了既稳定又多变,既有地理原色和实指性,又有艺术符号和象征性的特色。“辽阳”意象反映古人对国家统一、民族强盛的渴求。在壮志难酬时的蹉跎蹭蹬,在民族冲突尖锐时的忧患意识和爱国热忱,对不合理的征戍制度以及统治者好大喜功、肆意开发边疆的有力抨击;给予普通民众以人道关怀,体现了地理之“象”与民族之“情”的完美结合。

关键词: 辽阳; 意象; 边塞诗; 民族心理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0398(2014)03-0065-06

中国古代边塞诗里有很多由地名构成的意象^①,如玉关、楼兰、瀚海、交河等。诗人在把情感和意识赋予这些地名的同时,也表明了自己对边塞问题的思考与关注。因此,通过考察这类边塞意象在寓意上的变化,有助于我们了解不同时代的诗人在民族矛盾、民族利益和国家领土等一系列问题上,如何表现自我意识与感受,并揭示这些意识和感受与其所处时代的联系。当前学界对边塞地名意象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西部意象领域^[1-4],相比之下,东部意象研究不多见,尤其是“辽地”意象,如辽阳、辽东、辽西及辽水。其实,在古代边塞诗的地名意象中,“辽阳”意象极具代表性。自隋唐始,它就被纳入边塞诗中,用以寄托诗人的民族情感,成为地理之“象”与民族之“情”完美结合的文学意象。本文通过探讨“辽阳”意象在各个时代的具体寓意,以观古代诗人的民族文化心理嬗变。

一、隋唐诗歌的“辽阳”意象:

国家统一的欣喜和戍守边塞的焦虑

辽阳,古时又称襄平,因地处辽河之北得名。其以地名出现,最早见于《史记》,《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为燕、代

国。”^[5]按《尚书·禹贡》乃营州地,周代时属燕国,秦灭六国后,置辽东郡,管辖辽阳等18县。东汉末年辽阳为公孙氏所据,三国魏景初二年(239年)司马懿征伐公孙氏,斩杀公孙父子于辽阳,平定辽东。东晋后辽阳为鲜卑慕容氏所有,元兴三年(404)异域的高丽政权侵占辽东^[6],并控制该地区直至隋代,《周书·高丽传》:“其地,东至新罗,西渡辽水二千里,南接百济,北邻靺鞨千馀里。复有辽东、玄菟等数十城,皆置官司,以相统摄。”^[7]从汉至隋,受制于民族矛盾冲突的主战场地域定位,辽阳没有在边塞诗中得以展现。因为两汉时期中原王朝基本是在西北地区与游牧民族交战,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的焦点则是黄河、长江流域,所以地处东北且鲜有战事的辽阳,自然不能引起诗人的注意。

然而,至隋建立,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开皇十八年(598年)高丽趁隋朝刚刚完成统一、巩固政权之机,高丽王联合靺鞨之众万馀进犯辽西,隋文帝闻而大怒,“以汉王杨谅、王世积并为行军元帅,将水路三十万并伐高丽”^[8]。由此拉开了隋唐两朝为收复辽东,与高丽进行长达70年的战争序幕。而这久燃不熄的辽东烽火必然引起国人的高度关注,于是“辽阳”意象开始涌现于诗人笔下。

收稿日期: 2013-06-10

作者简介: 张 硕(1985—),男,辽宁辽阳人,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① 本文“边塞诗”采用其广义之概念:举凡从军出塞、保卫土边、民族交往、塞上风物;或抒报国之志,或发反战呼声,或借咏史以寄意,或记现世之事件;上自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下及朋友之情、夫妇之爱、生离之痛、死别之悲,只要与边塞生活相关的,统统可归于边塞诗之列。(胡人浚.边塞诗之涵义与唐代边塞诗的繁荣[M]//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8:44-45.)

最早在文学作品中涉及收复辽东战役的是隋炀帝,大业八年(612年)隋炀帝亲征高丽,在辽河之战中,“高丽兵大败,死者万计。诸军乘胜进围辽东城,即汉之襄平城也。”^[9]为庆祝此次胜利,隋炀帝作《纪辽东》二首:

辽东海北翦长鲸,风云万里清。方当销锋散马牛,旋师宴镐京。前歌后舞振军威,饮至解戎衣。判不徒行万里去,空道五原归。

乘旄仗节定辽东,俘馘变夷风。清歌凯捷九都水,归宴雒阳宫。策功行赏不淹留,全军藉智谋。讵似南宫复道上,先封雍齿侯^[10]。

表达了诗人渴望击败高丽,扫清边患,统一华夏的宏愿,展现了将士们踌躇满志,昂扬奋发的雄壮军威。结合史料看,诗中的“辽东”即是汉代的襄平城——辽阳。所以这里的“辽东”实际等同于“辽阳”。可见,《纪辽东》诗为后人使用“辽阳”意象起到先导作用。但是,隋朝没能如愿收回失地。至唐,收复辽东、实现国家统一仍是国家的重要议题。在精心准备后,雄才大略的唐太宗于贞观十八年(644年)亲征辽东,并在次年攻克辽阳,《资治通鉴》载:“五月丁丑,车驾渡辽水,……李世勣攻辽东城,昼夜不息,旬有二日,高丽力战不能敌,遂克之。”^{[11]6234}这是东晋末年以来中原王朝的军队首次收复辽阳,欣喜至极的唐太宗亦赋诗以纪之,参见其《宴中山》:

驱马出辽阳,万里转旗常。对敌六奇举,临戎八阵张。斩鲸澄碧海,卷雾扫扶桑。昔去兰紫翠,今来桂染芳。云芝浮碎叶,冰镜上朝光。回首长安道,方欢宴柏梁^①。

诗中表现诗人获胜后的豪情万丈与慷慨激昂,其狂喜之情喷薄欲出。不过,唐太宗收复辽阳只是暂时的,他未能彻底击败高丽,面对“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的困境^{[11]6343},是年九月唐军只得班师,无功而返。

唐太宗逝世后,唐朝并未放弃收复辽东的计划、停止统一的步伐。乾封元年(666年)高宗任命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再击高丽。经过一番苦战后,总章元年(668年)九月唐军攻克高丽国都平壤,终于收复辽阳及全部辽东旧土。仪凤元年(676年)唐朝徙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辽阳),标志着辽阳成为唐朝东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此后,唐朝在辽东的经营上,主要采取防御政策——向辽阳地区派遣士兵,驻军戍卫。此举也影响到了书写“辽阳”

意象的诗歌,从这时起,戍卫边塞及边疆战争的心理焦虑开始浮现于“辽阳”意象之中。

(一) 壮志难酬的悲愤

如陈子昂的《同宋参军之问梦赵六赠卢陈二子之作》:“而我独蹭蹬,语默道犹屯。征戍在辽阳,蹉跎草再黄。丹丘恨不及,白露已苍苍。远闻山阳赋,感涕下沾裳。”形象地刻画出诗人无路请缨,戍守辽阳不得施展抱负,其满腔积郁,跃然纸上。高适的《赠别王七十管记》:“星高汉将骄,月盛胡兵锐。沙深冷陁断,雪暗辽阳闭。亦谓扫欃枪,旋惊陷蜂虿。归旌告东捷,斗骑传西败。遥飞绝漠书,已筑长安第。画龙俱在叶,宠鹤先归卫。”亦借“辽阳”意象对压抑人才、宠幸兵败祸首的最高统治者表达了出离的愤怒。

(二) 征夫、思妇的无尽悲怨

“贫游缭绕困沙边,却被辽阳战士嗟。不是无家归不得,有家归去似无家。”(张乔《游边感怀二首》其一)叙述了驻守辽阳的士兵贫苦困顿之窘境。“万里发辽阳,处处问家乡。回车不淹辙,雨雪满衣裳。行见日月疾,坐思道路长。但令不征戍,暗镜生重光。”(王建《远征行》)表现了老兵归心似箭,对征戍的恐惧厌倦以及对安定生活的向往。

边塞诗中征夫和思妇是一对密不可分的情感形象。征夫的愁叹与哀吟,必然会引起思妇的共鸣。征夫长期远戍,造成了社会上夫妻离散的现象,因而思妇怀人之作又从另一个侧面暴露了边塞征戍的破坏性^[12]。沈佺期的《独不见》就属显例:

卢家少妇郁金香,海燕双栖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谁知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

诗人以乐景写哀情来反衬思妇的幽居迷闷,愁苦难眠。再如“斜凭绣床愁不动,红绡带缓绿鬟低。辽阳春尽无消息,夜合花前日又西。”(白居易《闺妇》)“院宇秋明日日长,社前一雁到辽阳。陇头针线年年事,不喜寒砧持断肠。”(韩偓《联缀体》)将因征戍导致夫妻长年无缘团聚的情感体验,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 浓厚的厌战情绪和对边塞和平的向往

司马扎的《古边卒思归》:“有田不得耕,身卧辽阳城。梦中稻花香,觉后战血腥。汉武在深殿,唯思廓寰瀛。中原半烽火,此屋皆点行。边土无膏腴,闲

① 本文所选唐宋诗,均出自《全唐诗》(中华书局,1966年版)以及《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限于篇幅,后文不再注出。

地何必争。徒令执耒者，刀下死纵横。”对统治者盲目开边，致使生灵涂炭，予以强烈谴责。可以认为诗人对征辽战争的痛斥，忽视了收复旧土的正义性和必要性，不免责备求全。但从战争对人民生活的破坏性看，这也是对战争残酷性的深刻揭露，是给予戍边将士和边疆各族百姓的人道关怀，反映了广大人民对和平的渴望，亦有合理之处。况且，中华民族本身就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因此，中唐以后，诗人在书写“辽阳”时，大多抒发厌战情绪及和平的思想，“冰开不防虏，青草满辽阳”（司空曙《塞下曲》）、“征人歌且行，北上辽阳城。二月戎马息，悠悠边草生。”（李益《送辽阳使还军》）等成为中唐以后“辽阳”意象的主调。

二、宋元诗歌的“辽阳”意象：民族冲突的焦虑和民族压迫的无奈

边塞意象经过诗人的大量运用，其具体寓意会得到丰富和发展，逐渐演变成为一种以语词为载体的诗歌艺术的基本符号^[13]。“辽阳”意象亦复如是。因为辽阳在五代初期为契丹占据，同幽云十六州一并脱离中原王朝的统治，从而直接导致宋人无法对辽阳产生直观的印象和亲身体验，所以宋诗中的“辽阳”开始褪去地理原色，实指性趋于淡化，而作为艺术符号的特性则逐渐突出，某些寓意开始稳固下来，对诗人的审美联想给予定向引导，形成创作思维定势，使辽阳转变为边塞诗的艺术符号。宋人在书写“辽阳”意象时，就受到了唐人的影响，“春尽辽阳无信来，花奁鸾镜满尘埃。”（周行己《春闺怨三首》其一）“欲作辽阳梦，愁多自不成。”（严羽《闺怨》其二）辽阳本不在宋朝的疆域之内，但宋人仍将其视为边塞戍所，表达长期征戍对普通家庭夫妻情感的摧残。

不过，宋人亦为“辽阳”意象增添了新的内涵。遗民诗人方回：“下邳老子扶黄屋，直上澶州城北楼。辽阳铁骑惊相问，旧日巴东野水舟。”（《题吴山长文英野舟五首》其二）“辽阳铁骑”无疑是指辽国的骑兵。范成大：“当年玉帛聘辽阳，出塞曾歌此路长。汉节重寻旧车辙，插天犹有万垂杨。”（《出塞路》）范氏曾出使金国，故此“辽阳”实指金邦。而用“辽阳”象征北方游牧民族及其政权，在前代诗中是绝对不存在的。实际上“辽阳”所指发生变化并非偶然，它折射出宋人与辽、金等政权在政治军事交往中，处于弱势的尴尬心态。与此相对，宋人在书写收复辽阳时，则无不报以积极肯定的态度，杨亿的

《闻北师克捷喜而成咏》：“前军临瀚海，后骑缚阏氏。辽阳诸父老，重睹汉官仪。”陆游的《结客行》：“结客卫京师，弃家南斗陲。相看各意气，欲取辽阳归。”在这里“辽阳”不再用来讽刺统治者穷兵黩武、挑起边战的狂妄，而是寄托驱除胡虏，恢复汉唐威仪的愿望。但宋人所谓的“收复”与隋帝、唐宗眼中的“收复”又略有不同，前者希望以武力征服辽阳，实现一混寰宇的理想，而后者书写的“辽阳”则泛指沦陷的北方旧土，是其在想象的世界中释放焦虑，以慰藉屈辱却又无可奈何的心理。从这方面讲，宋人笔下的“辽阳”意象更具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的色彩，寄寓了诗人浓烈的爱国热忱和深沉的忧患意识。

元朝以武力征伐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其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14]。元世祖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设立辽阳行省，管理整个元朝东北地区的军政事务，对东北地区各民族实施统治。然而，辽阳继唐之后再入版图却并未受到元代文人瞩目，尤其是汉族诗人，他们很少书写“辽阳”意象。即便有也只是沿袭前代“辽阳”意象的寓意，如“去年秋机织双杵，裁寄征夫送寒暑。望断辽阳信不归，长夜停梭听鸚鵡。”（陈泰《和陆放翁白苎词》）^[15]但这种书写只是沿袭前人的创作模式，既缺乏地理原色的描画，也未赋予“辽阳”意象新的内涵。当然，这种现象的产生，固然有辽阳自唐以后沦入异族统治，汉人长期缺乏认识的客观因素影响，但也可认为这更可能是汉族诗人在内心难以接受被异族统一华夏的主观情感所决定。他们之所以不愿以之歌颂统一，是因为收复辽阳不是由汉族来完成的。“辽阳诸父老”未能“重睹汉官仪”，这直接导致他们在创作上回避或少用“辽阳”意象。究其根源则可追溯至宋代所形成的“中国”意识，即“汉文明”在“异文明”的压迫下，在意识上形成的“道统”^[16]。反映了异族在精神和肉体上对汉族的双重压迫，暗示了汉族诗人在心灵上的痛苦与无奈。

三、明清诗歌的“辽阳”意象：国家强盛的欣喜与战争焦虑的交织

明朝是一个由汉民族重新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汉族诗人因此表现出了空前的兴奋与自豪，被压制已久的民族情感并喷式迸发，因此，“辽阳”意象在明代作家的笔下，成为国力强盛，四海安定的象征：

百二山河拥帝京，铁关金锁接长城。辽阳千里无烽火，薊北诸屯有重兵。（张宁《过山海

关))^[17]

陇北辽阳摠乞和,尽驱龙种渡黄河。(黎民表《闻马市讲和诸边晏然识喜》)^[18]

青海犹存戡敌垒,辽阳曾筑受降城。(徐有贞《贺广宁伯刘公安袭封分韵得英字》)^[19]

诗中“千里无烽火”、“曾筑受降城”之语,反映明人的创作心态较之宋元诗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直接从屈辱转向欣喜。

明朝收复辽阳促使中国古代作家重新对辽阳形成正面、直观的认识。明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在辽阳设定辽都卫,后改称辽东都指挥使司。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为了巩固边防,明政府从江淮齐鲁向辽东移民,大批民众和官吏陆续北来,刺激了该地人口与经济的发展^[20]。大量到来的关内士人得与辽阳直接接触,何乔新《送陈廷器东归序》:“辽阳为国之东陲,医闾之山,苍翠摩天;鸭绿之水,灏滢滢漾,与海相若。其山川清淑之气钟于人,故士生于其间者,敏而好学,秀而有文,习诗书,道礼义,邹鲁之士或愧焉。”^[21]在何氏看来,辽阳虽为边地,但它并非如前人诗歌描述那般荒凉萧条,俨然是文化昌明的诗礼之乡。不少明代作家也与何氏有着同样感受:

鸣笳昼寂狼烟净,贡篚东来鸭绿平。灯火万家弦管沸,不知辽阳是边城。(林文俊《送黄以承游辽阳》)^[22]

辽阳春似洛阳春,紫陌飞花不见尘。莫惜万金拼一笑,几回裘马换新人。(张鏊《辽阳歌十首》其七)^[23]

辽阳摆脱了战争与死亡的威胁,成为百姓安居乐业,充满祥和氛围的都市,但并非所有明代作家都能亲自临边。在一些作家心目中,辽阳“征戍之地”的印象根深蒂固,因此,征夫怀乡和思妇闺怨的传统寓意仍会被反复书写:

罗帷犹苦冷,何况戍辽阳。别时秦槐青,今复胡草黄。(高启《独不见》)^[24]

家住番水上,从军向辽阳。代夫远行役,日寓刁斗旁。(程敏政《挽丘时雍太守父晖庵先生》)^[25]

君不见,辽阳戍垒日萧森,转饷艰难忧更深。(谢榛《寄赠赵中丞良弼》)^[26]

使人一见“辽阳”,不得不联想到征夫哀吟与思妇闺怨以及戍卫边塞给普通家庭带去的悲欢离合。

明朝后期,割据东北地区的后金政权(即清)开始崛起,对明朝产生严重威胁,诗人的心理焦虑和忧患意识再度被激起,他们将目光聚焦到辽阳,用“辽阳”意象表达中原文明重新受到异族威慑、压迫的

恐慌,如李攀龙的《王中丞破敌辽阳凯歌四章》:“匈奴十万寇辽阳,汉将飞来入战场。直取单于归阙下,论功那更数名王。”^[27]首句的“寇”字引出异族犯边的事实,直击作者的紧张与不安。尽管敌虏来势汹汹,但好在汉军能够迅速平患,擒获敌酋,化解了诗人的焦虑。然而,这样的胜利未能持续多久,明朝后期辽东边患渐渐不可收拾。天启元年(1612年)后金攻陷辽阳。作为明辽东都司的治所,辽阳的陷落不仅宣告朱明王朝在东北统治的结束,也深深地刺痛了明朝士人的民族自尊心。这种心态在“辽阳”意象上反映最为强烈,如于慎行《战城南》:“夷奴垂鞭出海峤,回首辽阳马上笑。可怜膏血满野涂,异方饱死原上乌。”^[28]生动地刻画了夷兵攻占辽阳后的骄狂跋扈及明军将士尸骨曝野,葬身乌鸦之口的惨状。既然辽阳复陷于敌手,那么要求收复疆土,重振国威的爱国意识便随之重现。“宋室西羌缚青鬼,迹英书殿正横经。辽阳会献奴儿馘,定有神书撼索铃。”^[29](钱谦益《经筵记十首》其十)诗人希望边患速定,敌酋早日束手就擒。可是,这对此时的明朝来说绝非易事,明末的内乱使其根本无力反击后金侵略,收复辽阳几乎成了奢望。面对国难时艰,诗人只能给战死疆场的明军将士以沉痛悼念,徒呼奈何。如陈子龙的《辽事杂诗》其三:“二月辽阳大出师,无边云鸟尽东驰。乌鸢暗集三军幕,风雨惊传两将旗。长白峰高尘漠漠,浑河水落草离离。国殇毅魄今何在?十载招魂竟不知。”^[30]就是明人这种无奈心理的真实写照。

有清一代,辽阳一直为中央政府统辖,但它已无边塞的作用,只是贬谪之人的流放地。近代之前,辽阳几乎没有战事,可谓硝烟散尽,真正实现了和平安宁。但清诗的“辽阳”意象仍然紧密联系着作家的民族感情与国家观念。康熙、乾隆二帝,生前巡幸东北时,都曾过宿辽阳,两人也留下诗篇为纪,康熙的《巡幸辽阳》:

肃将轩驾向辽阳,暖日晴薰百草芳。照野山川皆动色,掀天旌旆自生光。林间苍藓侵人径,城上新花缀女墙。欲问襄平旧郭郭,千年华表鹤飞翔^[31]。

对辽阳俊丽明朗的自然风光作出描画。乾隆帝对辽阳更是赞誉有加,其《望千山》:“况滋辽阳实天府,羲经已兆帝出震”^[32],他以天府比辽阳,同样寄寓了渴望天下太平,疆土富庶的理想。

同样面对异族统治,在书写辽阳时,汉族诗人的心态较之元代亦有所变化。由于清政府在东北实行

封禁政策,除了流放者之外,绝大多数汉族诗人同宋人一样,也无法亲临辽阳,真正了解其地理实况。所以他们对辽阳的认识基本来自于前代作品。因此,清诗“辽阳”意象之书写也没有跳出前人的藩篱:

乌栖欲奏乌啼曲,乌啼哑哑伤柱促。辽阳十载不问家,秦箏那得比胡笳。(施闰章《弹琴曲》)^[33]

红闺有婿愁难返,翠羽衔雏认未忘。不识涎涎掠尾去,可携书信到辽阳。(毛奇龄《同姜京兆戏赋空梁落燕泥七字限韵》)^[34]

这种沿袭前人的书写方式,貌似与元代汉族诗人的心灵处境相契合。但必须指出,这种“书写”并非汉族诗人不愿直面本民族失去统治权的痛心伤感,虽然他们同样没用“辽阳”意象高唱赞歌,逢迎新的统治者,但这与元代汉族诗人根深蒂固的“中国”意识已有本质区别。因为清代“大中国”的国家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汉族诗人的民族包容性较之前代极大增强,而且,中华各民族在文化价值观的认识

上不断趋同。所以置身于民族融合大潮的汉族诗人,已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的束缚。类似这样的“辽阳”意象,绝不是民族压迫下痛苦无奈的反映,而是传统边塞诗闺怨主题的再次重现。

四、结论

“辽阳”意象的具体寓意,在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的影响下,呈现出既稳定又多变,既有地理原色和实指性,又有艺术符号和象征性的特色。它反映了古代诗人对国家统一、民族强盛和四海安宁的渴求。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在壮志难酬时的蹉跎蹭蹬;在民族冲突尖锐时的忧患意识和爱国热忱;在和平年代对不合理征戍制度和统治者好大喜功、肆意开边的有力抨击,给予普通士兵人道主义的关怀。可以说,作为民族文化意象^[35],辽阳在内涵上的变化,深刻地反映了古代作家的民族文化心理,是地理之“象”与民族之“情”完美结合的边塞意象。

参考文献:

- [1] 周晓琳. “青海”意象与古代作家民族文化心理嬗变[M]//空间与审美——文化地理视域中的古代文学.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14-225.
- [2] 刘坎龙. 无边塞愁苦之音的清代屯垦戍边诗——以“春风、玉关”意象为例[J]. 石河子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4): 90-95.
- [3] 盖金伟. 唐诗“交河”语汇考论[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2): 12-18.
- [4] 李彩云. 论清代西域诗中的天山意象[J]. 喀什师范学院学报, 2011(5): 67-70.
- [5] 司马迁. 史记(卷一七)[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801-802.
- [6] 金毓黻. 东北通史[M]. 长春: 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翻印本(五十年代出版社), 1981: 151.
- [7] 令狐德棻. 周书(卷四九)[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1: 884.
- [8] 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一七八)[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5656.
- [9] 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5769.
- [10] 逯钦立, 辑校.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2666.
- [11] 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6334.
- [12] 余正松. 论诗经征戍诗的风格特征[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6): 96-102.
- [13] 余正松. 边塞诗研究中若干问题刍议[J]. 文学遗产, 2006(4): 56-64.
- [14] 宋濂. 元史(卷五八)[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1345.
- [15] 陈泰. 所安遗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0册). 中国台湾: 商务印书馆, 1986: 562.
- [16] 葛兆光.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62.
- [17] 张宁. 方洲集(卷八)[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7册). 中国台湾: 商务印书馆, 1986: 352.
- [18] 黎民表. 瑶石山人稿(卷一一)[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7册). 中国台湾: 商务印书馆, 1986: 326.
- [19] 徐有贞. 武功集(卷五)[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5册). 中国台湾: 商务印书馆, 1986: 188.
- [20] 杨珩著. 明代东北史纲[M]. 中国台湾: 台湾学生书局, 1993: 347.
- [21] 何乔新. 椒丘全集(卷十)[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9册). 中国台湾: 商务印书馆, 1986: 163.
- [22] 林文俊. 方斋存稿(卷十)[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1册). 中国台湾: 商务印书馆, 1986: 838.
- [23] 隋中岳. 辽阳县志(卷三七)[Z]. 奉天第二工科职业学校印. 1927.
- [24] 高启. 高青丘集[M]. 金檀, 注. 徐澄宇, 沈北宗, 校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53.
- [25] 程敏政. 篁墩文集(卷六三)[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3册). 中国台湾: 商务印书馆, 1986: 411.

- [26] 谢榛. 四溟集(卷二)[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9册). 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622.
- [27] 李攀龙. 沧溟先生集[M]. 包敬第,点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314.
- [28] 于慎行. 穀城山馆诗集(卷四)[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1册). 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37.
- [29] 钱谦益. 牧斋初学集[M]. 钱曾笺,注. 钱仲联,标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70.
- [30] 陈子龙. 陈子龙诗集[M]. 施蛰存,马祖熙,标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470.
- [31] 清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三七)[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8册). 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294.
- [32] 清高宗御制诗集初集(卷一八)[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2册). 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315.
- [33] 施闰章. 学馥堂诗集(卷二)[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3册). 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367.
- [34] 毛奇龄. 西河集(卷一七七)[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0册). 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862.
- [35] 董雁. 顾正阳. 中国古诗词曲中山文化意象的翻译[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72-76.

Imagery Liaoyang of Frontier Poetry and National Psychology

ZHANG Shuo

(Institute of Chinese Folk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The imagery Liaoyang of frontier poetry reflects the sense of ancient poets about national affairs. The meaning of Liaoyang is both stable and variable. It has both geographic color and practical sense, including the traits of artistic symbols. Liaoyang also reflects ancient poets' national psychology, which contains the desire of strong national power, the disappointment of career, the enthusiasm of loving country, the criticism of leader's greatness and success and the humanitarian of people. It is the bond between the image of geographic and the emotion of national.

Key words: Liaoyang; imagery; frontier poetry; national psychology

(责任编辑 李世红)

(上接第54页)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Thing and Self: On the "Unity of Thing and Man" and "No Replacing Self With Thing" of Chuang-tzu

ZHAO Li-dua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background of broad existence, man and thing not only has the different existence forms, but also has the correlation. Thing and man, in a limited sense, involv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and objects in the external world. According to Chuang-tzu, thing and thing can mutually communicate and convert in ontology; thing and man can also mutually communicate and blend in value. On the basis, Chuang-tzu studied how to communicate between man and thing and believed that the mutu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man and thing has a process. This process embodied the words and meaning. At the same time, man must adhere to the way of virtue as the essence in dealing with the thing.

Key words: Chuang-tzu; thing; man; thoroughness

(责任编辑 李世红)